

風化成典

— 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講

馬麗華 著



責任編輯 楊帆
書籍設計 鍾文君

書名 風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講
著者 馬麗華
出版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刷 深圳市恆特美印刷有限公司
深圳市寶安區民治橫嶺村恆特美印刷工業園
版次 2011 年 1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格 16 開（170 × 240 mm）37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62-04-2996-5
© 2011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拉巴平措

《風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講》是一部具有史學背景、藏學基礎的文學佳作。說這部故事書的寫作難能可貴，非馬麗華莫屬，是適當的，因為即使文壇高手們有心為之，很可能限於相關歷史知識的不足，未必勝任；或者雖有熟悉西藏歷史的人，但如果不具備相應的文學功底，也難以寫得如此生動有趣。馬麗華之所以敢於知難而進，仰仗了二三十年西藏歲月的深厚積累，以及訓練有素的文筆。在走遍了西藏的高山大川之後，又朝向歷史的縱深出發，對於這位西藏的行者和歌者來說，自有其水到渠成的必然性。

綜觀漢文世界，若論西藏的歷史人物，有許多是廣為人知的，其中首推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以及請婚使者祿東贊（噶爾·東贊），後來的知名人物多為藏傳佛教的高僧們，如八思巴等；若論西藏的歷史故事，給人印象最深的，莫過於唐蕃之間的征戰與和親，至於其後歷史演進中重要的和精彩的故事，有些為人所津津樂道，有些則籍籍無聞。

可以說，為數眾多的人物故事少為人知。原因何在？一方面是由於語言文字的限制，需要借助翻譯的拐杖才能進入；而散見於歷朝歷代典籍檔案中的漢文史料，目前僅僅經過初步的整理，還不足以推廣到大眾閱讀的層面；另一方面，即使藏文史書，也多為僧侶史家所撰寫，出於宗教史觀，難免對此前的歷史人事有

所取捨，對不符合其理念的材料進行改寫，甚至“棄之不用”——此後千年間，進入史冊的通常側重於宗教流派敘事，而疏於記載物質文化和民間生活。這種對於歷史的改建重構，常常使人誤以為一部西藏史就是一部宗教史。

如果還有第三個方面的原因，那就是雖然隨着藏學的進展，相關研究成果甚豐，敦煌遺書中數千件藏文史料面世之後，仍有許多新的資料相繼被發現，其中不乏可用於文藝創作的素材，不過遺憾的是，僅限於學術圈內討論得熱鬧，難得走出“金字塔”外。

所以說，少為人知並不等於不存在，需要用眼睛和心來發現；學術成果走向大眾是需要轉化的，文學和藝術都是必要的傳播手段。舉例說明：祿東贊的故事為什麼傳之久遠？是由於這個形象進入了文學、戲劇和美術作品中；魏、蜀、吳三國的英雄為何舉國皆知？因為有一部《三國演義》，以及後世對演義的演義——走向大眾，廣為人知，需要鋪路架橋。

考古資料證明，早在四五千年前的初民時代，西藏高原就與黃土高原、三江流域古道相通，人群遷徙其上，文化交流其上，共同生息繁衍在古代中國的土地上，共同參與着中華民族的形成發展過程。歷經吐蕃王朝時期的擴張，元代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管轄之下，從明代清代直到今日，藏民族與各兄弟民族相互依存，休戚與共，沿着波瀾壯闊的歷史一路走來，在高寒的自然環境中，堅守在祖國的西南邊陲，以其生存智慧，開創了風格獨具的藏族文化。作為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的重要構成部分，這一歷程中曾經發生過多少激動人心的事件，湧現出多少有聲有色的人物！令人感歎的是，隨着時間的流轉和人為的遺忘，確實失落了很多，因風化而成塵了，或者深埋於歷史的堆積層中，需要重新發掘和解讀。《風化成典》所做的，正是這樣一項艱苦而有益的工作。

這部故事書所選擇的內容，有的輕鬆，有的嚴肅，有些重要，有些未必，既有耳熟能詳的，努力講出新意來，着力點更在少為人知的部分——可以說是一次有規模的“搜索”，頗具開拓之功。如果其中有獵奇的因素，那是因為“奇”

貨可居，有“奇”可獵。有心的讀者諸君在分享的同時，是不是可以據此檢測一下，有哪些內容對你來說是新鮮的，前所未有的，或是令你擊節讚歎的。

即使會說藏語的人，也很可能對某些內容感覺新鮮。例如對佛教傳入之前，早期苯教時代先民的世界觀、生死觀等等。馬麗華憑藉了一些考古資料和在敦煌藏文古卷中搜集到的隻言片語，稍加想像力，就復原了一系列遠古生活的具象畫面。例如借用苯教儀軌故事，表現家馬的起源、早期的喪葬方式等等。雖然人類被教導說，需要效忠青稞和松石等自然界的神和半神，但人同時也是“七十萬顆星辰的主人”；至於以何種方式傳遞有關死亡的消息，以便苯教師趕來超度，確保其人如期前往亡者之鄉，“在死後還將活着”——信使是誰？答案相當詩意化，是“雄鷹頭冠上的羽毛”……而這些曾經瀰漫在雪域高原遠古時代的精神生活，假如不為古藏文所記載，會早已從集體記憶中抹去；假如不被再次發掘，仍會沉睡在故紙堆中。

馬麗華1976年進藏不久，我就認識了她，並且親眼所見她成長進步全過程。刻苦努力、勤學好問、行萬里路寫一本書，是她的行為方式。迄今她已寫作出版十幾部文學專著，堅持不懈地向漢文世界介紹西藏的自然人文，對於1990年代國內興起的西藏文化熱和旅遊熱，起到了催化推動作用；現在又在傳遞相關歷史信息，把故事線索提供給大眾，從書到人，說難能可貴，都是適當的。“提供線索”，是作者本意，並非自謙，限於體例和篇幅，書中故事並沒有、也不可能展開來寫，僅僅作為提示，寄望於後來的作家藝術家各取所需，以多種形式創作出更多更宏大的敘事篇章，這既是馬麗華的願望所在，也是藏族人民所樂見的。

是為序。

2008年12月於北京

（作者為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幹事）

沈衛榮

十多年前，馬麗華曾以飛揚的激情和文采，帶領我們一路《走過西藏》，觀賞雪域自然之奇，見識藏地人文之偉；今天她又以學究式的細緻、哲人般的洞察和舉重若輕的生花妙筆，為我們打開了一部上下幾千年、縱橫上萬里的西藏歷史文化長卷。

直到幾十年前，真正踏上“第三極”的非藏族人為數寥寥，所以有幸踏上這塊土地者，無不驚喜莫名，他們所說的西藏故事，也常常帶點天方夜譚的意味。例如近代到過西藏的西方旅行家、傳教士，或者十分誇張地浪漫化、神話化西藏，把西藏塑造成世間“最後的淨土”——香格里拉；或者帶着滿腦袋的“文化背景書”，像個草菅人命的判官，用粗重的黑筆，將西藏文明之瑰麗一筆筆勾去。很少有人能夠擯棄文化偏見，將一個客觀、真實的西藏形象傳遞給讀者。即便是第一個進入“禁城”拉薩的“巴黎奇女子”大衛·妮爾(Alexandra David-Neel)，筆下的“禁城之行”到底有多少是歷史的真實，也大有疑問。她留下的那幾部著作，如《我的西藏之旅》(*My Journey to Tibet*)、《西藏的神通和秘密》(*Magic and Mystery in Tibet*)等等，所涉有關藏傳佛教之類知識，明顯得自當時風靡西方世界的“靈智學”(Theosophy)；而書中情不自禁地流露出的，也多為西方式的優越感，以及對藏族百姓和藏族文化居高臨下的態度。

今天的西藏，早已不再是“禁地”，每年入藏的遊客又何止千萬。有關西藏的書寫多了起來，甚至成為一時之尚。但同樣的，許多人對西藏的瞭解僅止於浮光掠影，或者讓人覺得多少有點像是在借西藏山川之美，寄託一己的遐思和夢想。迄今為止，很少有人像馬麗華那樣，在西藏一住二三十年，懷着一顆永不饜足的求知心，一顆波瀾不驚的平常心，一份推己及人的真性情，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天上人間，盡入法眼，今人往事，皆成文章，向世人勾畫出一個活生生的西藏，一個雖非臆想中的香格里拉，卻也不是風流全無的地方。

馬麗華生命中最美好的歲月是在西藏度過的。她一步一個腳印地走遍了西藏的高山大川，用眼睛去看，用嘴巴去問，用耳朵去聽，用心靈去體會，與雪域的“木門人家”、“黑頭百姓”將心比心。不管是學富五明的喇嘛，還是目不識丁的牧人，都曾是她瞭解西藏文化的老師；看得見的人物和看不見的神靈，都是她探究西藏文化之奧秘的對象。作家的敏感，行者的博學，再加上人類學工作者的細緻，使得馬麗華筆下的西藏真實動人，耐人尋味。成就馬麗華的，首先是她對西藏這片土地的熱愛、瞭解和她對西藏人民的真誠與理解；她的系列遊記之所以廣受歡迎，不只作品本身極具文學魅力，更在於它們是導引大眾閱讀西藏的可信教科書。

大概是在1991年，我在德國波恩大學與我的指導老師一起閱讀八思巴帝師的《彰所知論》，探研佛教的宇宙觀。此時，我第一次讀到了馬麗華的作品——《藏北遊歷》，書中所記一位苯教活佛向作者轉述的有關世界起源的說法，竟一如八思巴帝師所述。這不但讓我對佛、苯之間的關係有了深刻體會，也使我感悟到，所謂學問，不見得一定是在課堂上學到的。1994年夏天，我在北京街頭的小書攤上買到了馬麗華的新作《靈魂像風》，一遍讀罷，感動不已。在馬麗華的筆下，全然不見漢族文化的優越感，她是在認認真真地做着跨宗教、跨文化的對話，在用一顆赤子之心體會漢藏兩種文化的燦爛和殊勝，尋求着美人之美、美美與共的最佳途徑。

《靈魂像風》之後，馬麗華一度將筆觸伸展到自然科學領域，採寫、出版了《青藏蒼茫——青藏高原科學考察五十年》，把一部高原生成演化的自然史和中國科學家為時半個世紀的考察歷程從頭道來。經歷了這種不同尋常的知識積累，馬麗華對獨特的自然環境之於生存其間的民族歷史進程和文化走向的重要影響，從此有了新的認知；她對藏民族乃至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史的考察，從此也擁有了更加廣闊、更加壯麗的背景。

2003年初春，我在台北的一間書店裡看到了剛剛出版的馬麗華的又一部新作——《藏東紅山脈》。細讀之下，若有所悟。讓我這個從事民族宗教文化研究，對跨文化、跨宗教的對話和理解十分關心的讀者最為心動的，是她的襟懷坦白，是她對自己與藏族宗教、文化對話、交流的經驗總結，從而讓我們明白：文化的融合和情感的親和，最需要的是“風雨同行”。

兩年來，聽馬麗華說她正在用文學的筆法寫一部西藏文史故事，不由得為她捏一把汗：用行雲流水般的文筆寫歷史書，是我等每個歷史學者都曾有過的夢想，但像黃仁宇《萬曆十五年》那樣好看的歷史敘事畢竟為數不多。兩個月前，《風化成典——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講》書稿擺到了我的面前，匆匆翻過一遍，心裡的石頭終於落了地。馬麗華畢竟是馬麗華，文采依舊，思想鮮活，又平添了幾分學者的縝密和深刻。她選取了西藏歷史上十數個最富生氣的歷史時代和最精彩的歷史片斷，以及數十個西藏歷史上頗具影響的人物和事件，在中華民族演進史的大背景下，娓娓道出，細細評點。在她的筆下，不少籍籍無名者的歷史功德得到了彰顯，不少風化成塵的歷史故事再度神奇，不少眾說紛紜的歷史事件被重新解讀。可以說，這是一部借助了西藏文史研究最新成果，並將史學與文學完美結合的好書。

早在十八年前讀過馬麗華的西藏書之後，我就成了她的海外“粉絲”，直到近年海歸之後才有機會與“偶像”結識。念我是一位研究西藏文史的學者，馬老師囑我為她的大作寫序，賜我以先睹為快的機會。對她獎掖後進學者的這份

美意，我心存感激，但我始終明白，不管是對西藏的瞭解，還是對藏學研究的貢獻，作為學者的我遠遠趕不上作為作家的她。能與馬麗華為友，是我一生的榮幸。

2008年歲末於北京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副院長、教授）

開篇 白新大陸

第一講 神話時代之萬物何來

創世神話的古歌餘韻

口碑中的猴子變人傳說

馬和犬怎樣成為人類朋友

瀾滄江畔的上古村莊

第二講 傳說時代之人神共處

古老象雄的精神流脈

王從波密來

王者重歸大地

涉越三條大河

第三講 英雄時代之噴薄而出

松贊干布君臨

藏文的光芒

象雄、吐谷渾滅國記

公主的嫁妝

第四講 英雄時代之如日中天

三個武史故事

活埋老臣與佛苯之爭

隻履東歸與頓漸之爭

從唐詩看邊關離亂

第五講 英雄時代之牧歌唱晚

息戰言和之路

相約在核桃花開時節

吐蕃的遺產，敦煌的緣分

一代文化所託命之人——法成

第六講 命運種種：生活在遠年的時空（之一）

噶爾氏兄弟與赤瑪蕾母子

王玄策，史實與傳奇

朗達瑪揹負千載罵名

吐蕃七良臣

第七講 閉修時代之佛祖在上

兩路火把相向而來

高原邊際：吐蕃的餘緒和迴響

功在開闢的宗教先賢們

苦修者米拉熱巴

第八講 在大元帝國治下別開生面

《看不見的城市》

光榮的薩班伯仲

藏傳佛教在西藏內外

僧裝英雄絳曲堅贊

第九講 命運種種：生活在遠年的時空（之二）

失意的噶瑪拔希

薩迦家事秘聞

桑哥의 末日

薩迦寺裡皇家僧

第十講 遍地是法王：多封眾建在明朝

大寶法王與超度寶卷

大乘法王與薩迦寺回歸

大慈法王兩赴京城

闡化王與帕竹勢力的興衰

第十一講 命運種種：生活在遠年的時空（之三）

“第二佛陀”宗喀巴

這個時代的宗教生活

大地行者唐東傑布

古道上的白色蓮茶神

第十二講 清季的天空之斗轉星移

俺答汗，再續蒙藏之緣

固始汗，格魯派威猛護法

倉央嘉措及其情詩

從古格到衛藏：天國幻象

第十三講 清季的天空之朗朗乾坤

快意恩仇頗羅鼈

西藏在乾隆年間

駐藏大臣列班而來

從噶倫到音樂家——多仁·丹增班覺的故事

第十四講 清季的天空之暮色四合

雪域大地謀影幢幢

為什麼總是失去

銘記一份清單

神王神王，何來何往

第十五講 凝視漸行漸遠的背影

九世班禪——回鄉的路走了十四年

劉曼卿——小女子擔大義

兩個康巴漢子——嘎然喇嘛和邦達多吉

有過更敦群培這樣的人

結語 川流不息的風

原版後記

後記



開篇 自新大陸

地質學家告訴我們：青藏高原的最後隆起歸因於印度大陸的俯衝和碰撞，表現為高原的整體抬升，劇烈的火山岩漿活動，巨大的山鏈和斷裂的形成，高原物質的向東逃逸以及強烈的地震活動。這些天翻地覆、地動山搖的地殼運動和巨大的能量釋放，形成了絢麗多彩、雄偉壯觀的獨特的高原地貌和景觀，是最引人入勝的和對現今的社會影響最大的。

在人類作為“萬物靈長”登場之前，舞台已經佈設了好幾十億年。序幕的開啟同樣曠日持久，其中最大的變遷，莫過於“滄海桑田”。但對於西藏地區來說遠不止於此，除去原始海洋和脫海成陸的共同經驗之外，它還兀自向高處生長，成為全世界海拔最高、面積最大、年代最新之青藏高原的主體所在。這樣的一部演化史，可謂我們這顆藍色星球的造化奇跡。

在現代科學的目光可以遙望到的三四億年前，現今西藏的許多地區還沉浸在一個被追認為“特提斯”的古海大洋中。很可能是在兩億年前，藏北率先出露海面，或係淺海覆被的多島洋盆，總之，陸島上有動植物生長——現在的藏北腹地雙湖境內，荒涼的無人區，科學家發掘到兩億年前的大羽羊齒植物化石群。另有一種生活在侏羅紀的牡蠣化石群，也在提示現今的唐古拉山脈，其時作為特提斯的北部邊際，與東部太平洋的結合部，像是一個海灣。這種雙殼類軟體古生物，起源於現今南美的淺海陸緣，沿着新興大洋——太平洋海岸線繁衍，或者附着於浮木漂洋過海，總之這一龐大族群最終固化在唐古拉山主脊線的地層中，不僅遠離了海洋，逐漸高出海平面也在五千米以上了。很高，很冷，多年凍土地帶上動

這幅侏羅紀牡蠣遷移路線圖，是古生物學家沙金庚教授繪製的，從中不僅可以看到來自現今南美智利的牡蠣漂洋過海的行進路線，還可以遙望到距今一億五千萬年前藏南（尚在淺海中）、藏北隔海相望的古地理風景。

